

小时候的年

■钱红莉

在故乡,过年自腊月开始,基本上扫尘浆洗后,余下的便是准备零食。贫瘠年月,无非炒米糖、山芋角子、糍谷泡子(吾乡把玉米叫做糍谷泡子)……

童年的记忆里,腊月总是晴天多,拆被洗被,是重头戏。垫的毯子,盖的棉布被里,缎子被面,都拿到河里洗,棒槌一声叠一声捶打。上海产的毯子,粉色底上绣牡丹花或梅花。梅枝上站三两喜鹊,牡丹花边几只彩凤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東西经用,现在几乎绝迹了。大人在两棵树上拴一根尼龙绳,毯子、被里洗好,搭在上面晒,寒风巍巍峨峨,毯子啊被里啊在上面一荡一悠,远远地看,那几只彩凤、喜鹊几欲展翅高飞。头顶钴蓝的天,我们在毯子与老布的被里间穿梭,闻着久违的米浆味道,是永生的记忆。

每家门口都有大树,腊月那几天,家家大面积地晒毯子晾被里,挂电影幕布一样地挂在日光里,更像天上大神挥舞的旗帜迎风喇喇作响。挥之不去的童年的天,蓝得寂寞。有的主妇偷懒,直接把洗干净的被里被面铺在稻草堆上晒,一起大风,就被刮跑了,落在地上都是灰,只好重新洗一遍。

胶靴、棉鞋、单鞋,都要洗一遍,家里能洗的东西都要拿到小河里洗干净,包括热水瓶的竹壳子,特别招灰,要一点一点耐心刷干净,小手冻得痒且疼。一趟趟地往河边赶,清晨,河面全部冰封起来,拿棒槌砸,裂一道口子,继而漏一个冰窟窿。太阳出来,慢慢地,河冰融化一些,人也多,三言两语地,冰仿佛不好意思似的,就纷纷化开了。

洗篾箩,最要小心。篾箩是瓦质的,稍微一碰就会碎掉。青釉色篾箩,雕刻着镂空的花,宛如一件艺术品。如今,再也不见那么美好的器物。

洗完家里该洗的一切,接下来,要蒸米了,做炒米糖用。一个木砧子可蒸好几斗米,一斗等于十升,一升米差不多一斗的重量。木砧子蒸出的米,香气腾腾空中,一股脑儿倒在篾箕里摊凉,拿到外面晒。乡下冷得很,有时晚上蒸熟的米胚子,到了第二日都冻住了,需一点一点在手心搓开,晒上几天,彻底干透,捧在手心里沙沙响。

黑炒早已备好,倒在烧热的

大铁锅里,挖一葫芦瓢米胚子入锅,米遇热瞬间膨胀,好大一粒,白生生的,迅速舀出来,放筛子里筛,黑砂漏下,继续倒锅里跟米胚子同炒……做小孩的,坐在灶间添火续柴。烧的是黄豆秆、棉花秆,火力猛。米胚子晒得越干,炒出来的颗粒膨胀得越大,做成的炒米糖,口感上就更酥脆些。等将靴角子、糍谷泡子、山芋角子依次炒好,可将家里坛坛罐罐全部装满,不仅过年吃,还可一直吃到春三月插秧时节。

我最喜欢山芋角子,做法同样繁琐。妈妈讲,她小时候吃山芋吃伤了。临到她当家,再也不种山芋了。我是看别人做山芋角子看会的:把山芋煮熟,去皮,揉透,一坨坨裹在纱布里,拿酒瓶擀至薄薄一层,晒在簸箕里,等半干时,收回来剪成一个个细长条或三角形,继续晾晒,直至焦干,一样放黑砂子里炒,炒好的山芋角子面色彤黄,嚼在嘴里,那种甜香,余味袅袅。得不到的东西总是珍贵的。爸爸每年回乡,带些糖果,我拿糖果去跟别的孩子交换山芋角子,一把糖果换一把山芋角子。小孩的世界观里,不存在亏不亏的。能吃到山芋角子,是最深刻的慰藉。

差不多,腊月二十四小年过了以后,就要熬糖稀了。如同做豆腐需要石膏作引子一样,熬糖稀同样需要麦芽作引子。小麦早半月前就开始秧在淘米箩里,每日早晚温水过一遍,已经长出半尺长的芽头。将麦芽倒入地窖,拿石锤碾成糊状待用。把山芋煮熟,去皮,掺进麦芽一齐揉烂,加水,猛火攻开,改中火慢慢熬,不要急,等所有的水分都蒸发干,锅底便结了一层厚糖稀,金灿灿的,闪着光,食指勾一点放嘴里,无边无际的甜——童年对于甜的贪恋渴慕占有,每当遇到糖稀的时候,便也痊愈了。这样的世间,还有什么比糖稀更美味的东西呢?那种甜中夹杂着难言的香味,真是无与伦比——后来我吃到了蜂蜜,当猝不及防地闻到其间夹杂着的那种植物的腥气时,促使我更加怀念童年的糖稀之味,它甜得是如此的纯粹,不带任何附加值,宛如外婆的怀抱,随时都是敞开的,让人放心的温暖,一辈子不能忘怀。

糖稀的甜,永远留在记忆深

处,它不增加,也不减少,永远在那里停驻,是记忆的燕子在廊檐筑了一个巢,从此生根,不再飞走,值得日后的每个新年去探望或怀念。糖稀的甜,是永恒不灭的甜,是爱情,更是舐犊之情,年年生根发芽开花……

糖稀熬好以后,可以做炒米糖了。米胚子已炒好,将糖稀按照一定的比例舀到锅里加热,然后倒进去炒米,快速搅匀,快速舀出来铺到空抽屉里摊平,趁着冷却之前切好。讲究点的人家,会在炒米里掺点熟花生米,吃起来更香一点儿。

安庆地区,那时节还流行一道待客的点心——溇心蛋泡炒米。后者的炒米是糯米制成,较之炒米糖的米,更有嚼劲。家里来客,一般都会打三个鸡蛋,放在红糖水里,再抓几把炒米覆盖。溇心蛋不能煮老了,咬一口,露出流质蛋黄为最佳,再一口吮掉。土鸡蛋无腥臊气,人嘴微甜,是至味,但凡亲口尝过,才能体味一二,是文字无以描摹的。

家里的尘都扫了,吃的也准备得差不多了,该买点年货了。有一年,乡下特别流行九大元帅,一个个骑在马上,威武得很。我家里也有。客厅墙壁上挂的永远是松鹤延年图,老寿星左手托只寿桃,右手举一根拐,他身后站着一只千禧鹤,老者与鹤皆须发皓首,说不尽的慈祥祥瑞,画纸上撒满金箔……松鹤延年图两边一副对联,历历饱满的字,一年都不掉色,乌漆麻黑的,谈不上多喜欢。我要去街上买电影明星照片回来装点卧房的墙壁……

世间朴素无华的,都是好东西,比如我家腊梅上积淀了些雪,黄白相间,就是朴素;还比如我家柑橘树上倘若也积淀了些雪,那么的青白相间,同样无华。值得眼神一再流连,都是朴素无华的,怎么不是好东西呢?

那些童年里的一个个,同样朴素无华,它在如今的记忆里渐渐有了审美之效,那么朴素,又如此隆重,一种非如此不可的仪式感,比如要贴门对子,连猪圈的门上都要贴上……年三十晚上,每一间屋里都要点一只灯笼,长夜不灭。这就是仪式感,有人类的虔诚在里面。

过完年三十,一切都是新天新地。有舞狮子的人来村里,也可以去邻村看杂耍……就这样,忘情地玩,一直玩到正月十五。

年有余

■心悦

年轻时过年,讲究的是“满”。何谓满?就是用种种的“忙”,把年填得满满,丝毫不留。这样的“忙”,无非是人情往来、觥筹交错的饭局。越是满,就越觉得不虚此年。

可如今,有了岁数,反倒对这样的“满”,避之唯恐不及。

其实,年如画,何须求“满”?

年画中,有一种叫“填水脚”。旧时,画坊工匠们在除夕之前,都要将画坊收拾干净。在收拾的时候,趁着还有点余下的颜料,工匠们匆匆画点年画,拿到街上卖,好补贴家用。因为太过匆忙,“填水脚”大多是一挥而就。后来,这竟然成了一种年画的创作手法,指的是一气呵成,简约质朴却又余味无穷的年画。尽管色彩没那么浓厚细腻,但“填水脚”胜在“余味”二字,讲究的是“留白”,颇受欢迎。

年画是如此,过年乃至生活何尝不是?年的意义,或许便在于停止平日里的忙碌,让自己有时间和家人相处,也让自己有闲情面对内心深处自我,好好倾听来自内心的声音。

年如画,懂得留出空白、留有余韵,才能引人入胜。

杀年猪

■刘琪瑞

年根儿杀猪叫“杀年猪”,童谣唱道:“小孩小孩你别馋,过了腊月就是年;小孩小孩你别哭,进了腊月就杀猪。”一般小孩都盼过年,盼着杀年猪,因为卖了猪,有了钱,就可以穿好的吃好的,有很多好玩的。

在乡下,猪和孩子的感情最亲近。阳春三月,绿草萌,鲜花开,正是开始养猪的好时节。家里大人从集市上买了只小猪仔,柳条儿抽打着赶回家,我们这些孩子放学后就有事做了,天天要放猪,要挖猪草。春天赶着小猪,啃吃山坡上的点点春色,沐浴沟渠边的层层绿波;夏天,赶着它到水沟里洗澡、泥塘里舒浴,树荫下是呼呼大睡的清凉和惬意。秋天更好玩儿,带着半大的壳郎猪,到收获后的庄稼地拾秋,它那带着卷儿的猪嘴又长又灵巧,翻挖出红地瓜、黄玉米、白花生,找寻年少时的一声声欢笑。冬天,牵着大猪去墙根前、草垛旁晒太阳,给它挠痒痒,大猪哼哼唧唧消遣,憨憨笨笨地倒下来,任由你抓抓挠挠人梦乡……

慢慢地,我把小猪仔养成了壮硕的大肥猪,和猪的感情也越发深厚了。可跨年腊月的门槛,年就近了,又到了杀年猪的时候。和猪难舍难分的除了我,还有日日割猪草、拌猪食、喂猪食的我妈。见我一脸凄楚,她声儿颤颤地说:“过一会,河西你金牙叔他们要来绑走,你见不得那场面,吃过饭出去躲一躲吧。”其实,我妈也不忍看杀猪匠杀猪,可家里离不开她,要烧一锅又一锅开水,预备着褪毛、开膛、洗肠肚儿……

杀完猪,除留下自家所用的,其余的猪肉都拉到年集上卖掉。每年杀猪,全家人都要围上来,吃一顿杀猪饭过过瘾。我也经不住肉香的诱惑,开始品尝母亲炖的红烧肉,也贪恋那香喷喷的猪肉白菜饺子……打心里,我也感谢猪,是猪给我们带来了这么美味的年!也是这头大肥猪,给我家带来了财富和吉祥!

过了年,天气暖了,我妈还会从集市上赶回一头健硕的小猪,笑咪咪地说:“再给你挑一头黑壳郎,省得你东窜西跑没事干……”

爆竹除岁又一春

年声响起

■郭华悦

乡间的年,在吆喝声中,徐徐拉开了帷幕。

麦芽糖首先登场。一根扁担,两个小铁桶,在强健有力的臂膀上,划破了乡间宁静的空气。一声“麦芽糖”,首音嘹亮,尾音悠长。不管身在何处,一听到这声音,孩子们便立刻扔下手头的事儿,一溜烟冲了出来。

孩子们迎接卖糖人的阵容,颇为壮观。三五成群地跟在后头,保持一段距离,却又舍不得让麦芽糖离得太远。有心急的,一边跟着,一边喊着家里头的大人,还带着点急促的哭腔,生怕大人们动作一慢,卖糖人就消失无踪。

一年中,这样的机会也没几次。大人们不忍心让孩子失望,有的掏点零钱,有的干脆拿点粮食,和卖糖人交换。卖糖人的吆喝,把宁静的乡村搅动起来。直至走远,那欢闹而热烈的气息,仍飘荡在乡

间的空气中。

紧随其后的,各类吆喝声渐次在村里响起,捏糖人的、卖年货的——各种各样的商品,在担子里,颤悠悠地在村里亮相。那个年头,村子偏僻,交通不便,很多过年必需的物资,都是在这样的吆喝声中,渐渐采购齐全。

村里人家,大多简朴度日。平日里,多是自给自足,吃用无不是从家里那点田地里扒出。偶有挑着担子的货郎,从村里走过。吆喝声,回响在村里,却如小石子入海,除了那一点点转瞬即逝的涟漪,什么回应都没有。

平日里的静,过年时的闹,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这就是小时候,在乡间度过的一个又一个的。如今,交通便利,乡间之年也再难有吆喝声响起。此起彼伏的吆喝声,也就此成了记忆里乡村过年的旧时风光。

母亲的年

■马亚伟

在我家,父亲是主角,母亲充当配角。庄稼如何种,下一季如何安排,都是父亲说了算。只有到了过年时,母亲和父亲的角色才会互换。母亲一跃成为家里的主角,她颇有些得意之色。一年中最后的压轴戏由母亲主唱,怎能不得意?在我的记忆中,年是属于母亲的。

进了腊月门,母亲就开始准备过年的各种美食。吃过了腊八粥,腌了腊八蒜,家里便氤氲在年的香味中——先是一场盛大的“蒸事”,蒸馒头、蒸花卷、蒸包子、蒸饺子、蒸年糕,母亲逐一做下来,很是得心应手。她身材瘦小,平日父亲不让她干农活,而过年时,母亲终于找到“施展才华”的舞台了,她的脸上总是洋溢着成就感。我说:“妈,你蒸的馒头真好看,花馒头像花开了,鱼馒头活灵活现,刺猬馒头胖嘟嘟的!”母亲听了我的夸赞,顿时眉开眼笑。蒸事完毕,别的美食逐次登场,磨豆腐、灌香肠、杀鸡宰鸭、炖猪肉,每天都有美食可吃。

这样的时候,父亲总是在一旁看着,像是在欣赏母亲的“创作”。母亲偶尔指挥他烧火或者添水,不过一般情况下,她会由着父亲在一旁陪着。父亲忙碌了一年,是该歇一歇了。不仅如此,吃饭时母亲还会给父亲倒上点小酒,让他就着刚出锅的美食,美美地享受一番。父亲抿着酒,细嚼着香肠、炖肉,夸母亲的厨艺好。母亲听了,笑得眉眼弯弯,脸上的表情那么幸

福。一年中,她在过年这件事上可以拿大主意,年这场压轴戏,她必定要唱好。

除了准备美食,母亲还要买各种各样的年货。晚上,煤油灯的光亮很昏暗,她在灯下仔细盘点家底。一年的收入有多少,留多少钱准备开春用,留多少钱给我们当学费,还要在银行里存点钱以备不时之需——一番打算之后,剩下的钱可以买年货了。家里用的家什哪些该换新的了,过年的吃食还差多少,一家人的新衣服花多少钱,这些母亲都要精打细算。母亲常说一句话,吃饭穿衣论家当,意思是有多多少钱就过有多钱的日子。她很会打算,尽量把每一分钱都用得恰到好处——手握“财政大权”,母亲底气十足。她的“主角”地位,充分体现出来。我和妹妹想买啥,父亲会说:“问你妈去,她说了算!”

过年时,亲戚之间要走动,人情往来必不可少。哪家的孩子要给压岁钱,给多少,母亲都早早计划出来。要去哪个长辈家走亲戚,买什么礼物,她也会提前安排。母亲娘家的亲戚,以及父亲这边的亲戚,她总能做到一碗水端平。有时母亲会跟父亲商量一些事该咋处理,父亲总是说:“这些事你说了算,我听你的。”父亲的信任,让母亲特别欣慰。处理这些人情之事,母亲总能做到无懈可击,让所有的亲戚都挑不出一根毛。

在年的舞台上,母亲发挥出她所有的聪明才智,成为生活的“最佳女主角”。母亲对待年的态度,对待生活的态度,也深深影响了我们姐妹。

多年里,母亲把年过得丰盈圆满,也把日子过得丰盈圆满。

鞭炮声声年来到

■王国梁

“爆竹声声辞旧岁”,过年如果没有“噼里啪啦”的鞭炮声烘托气氛,似乎有点像舞蹈没有音乐伴奏,总感觉缺少了味道。鞭炮声声,响声震天,仿佛喜庆的鼓点一般,敲出年的欢乐和吉祥。

“姑娘要花,小子要炮,老头要顶新毡帽。”这样的童谣,孩子们个个都会唱。我总在想,为什么男孩对鞭炮情有独钟。大概是因为燃放鞭炮有刺激性和挑战性,与男孩的性格正好合拍。鞭炮炸响的瞬间,惊天动地,让男孩产生一种“制造大动静”的成就感。与此同时,围观的伙伴们齐声叫好,也让男孩的快乐翻倍。

腊月里,零星的鞭炮声开始响起。我竖着耳朵认真听,然后对母亲说:“妈,过年的压岁钱能早点给我吗?我想买鞭炮。”母亲忙着做过年的美食,头也不抬,说:“早点给能算压岁钱吗?买鞭炮有啥用,听个音儿就啥都没了。想听鞭炮声去集市上听去,有人给你放,你可劲儿听就行了!”我无奈,思忖着母亲的话也有些道理,于是约上伙伴二东去集市上听鞭炮声。

我俩循声而去,很快找到卖鞭炮的地方。那里已经聚集了很多人,是集市上最热闹的地方。卖鞭炮的为了招徕生意,放

了一个“二踢脚”。我特别喜欢二踢脚,“叮”一声巨响,那声炸响简直震耳欲聋。过了一会,“当!”第二声巨响炸响在半空中,那声音仿佛冲向了云霄,与遥遥在望的年亲密相拥。“二踢脚”简直就是一场抒情诗的最强音,感情喷薄而出,特别酣畅淋漓。二东则喜欢挂鞭,小挂鞭噼里啪啦响起来,他便像一只欢快的猴子,哈哈笑着,激动得上蹿下跳。我觉得挂鞭太小情小调了,没气魄。我跟二东争执着哪种鞭炮最好的时候,忽然一只“钻天猴”“嗖”的一声响,冲上了天。我们俩抬头仰望,笑哈哈地拍手叫好。

卖鞭炮的不肯多放,我和二东悻悻地往家走。二东说:“过年的时候我叔回来,说要带回来大挂鞭,能噼里啪啦响好久呢。到时候咱们去捡哑鞭,肯定有好多呢!”哑鞭是挂鞭响完之后没有爆响的那几个小鞭炮,是孩子们争抢的宝贝。不过我还是觉得“二踢脚”过瘾:“我爸说了,大年初一让我放五个‘二踢脚’!”

大年初一早上,我在鞭炮声中醒来。父亲招呼我说:“快起来,去放‘二踢脚’!”我一骨碌爬起来,三两下穿好衣服。来到院子里,听到鞭炮声密集地响着,觉得新年别有味道。鞭炮声声,小院沉浸在喧闹之中,喜庆的气氛荡漾着。我把“二踢脚”放在地上,引燃后,迅速跑开。只听得巨响惊天,我小小的心脏跟着狂跳起来,特别刺激。父亲在一旁不停地喊着“小心,小心”,我则像在做挑战游戏一样,欢快极了。

父亲告诉我,古代过年的时候,人们用火烧竹子,发出“噼里啪啦”的声响,用来驱逐瘟神。后来人们开始用火药制造鞭炮,同样也是为了驱邪祈福,表达对平安幸福的渴望。

儿时的鞭炮声,是我记忆中永远的珍藏版。

